

侠 隱

◎ 美国·张北海 著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大家手笔，京城旧事奇事，感人肺腑动人心弦；扛鼎之作，海峡两岸

三地击节叹赏，好评如潮。



Xia Yi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隐/(美)张北海著. -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1.3

ISBN 7-5057-1609-3

I. 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3496 号

书名	侠隐
作者	美国 张北海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5 印张 335000 字
版次	2001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	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 - 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609-3/I·448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 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97 - 0875

这本《侯隐》，即使你从不是张北海“纽约”亲文的读者，也绝对会臣服于他手中的那幅三分之二世纪前的北京城街地标……这位前辈作家似乎两方面皆是高手。

骆以军台湾《联合报》2000年7月3日

《侯隐》文字精湛，个中尤有深意，不能等闲视之。张北海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“绝”招。

李爽学台湾《中国时报》2000年8月10日

《侯隐》宛如工笔绘制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以此悼怀汴京旧事。

徐淑卿台湾《中国时报》2000年9月7日

张北海费时六年，始成《侯隐》。出版后好评如潮，影视改编权已由侄女张艾嘉代理。

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报道 2000年9月29日

目录一

1. 前门东站 /3
2. 巧 红 /12
3. 蓝公馆 /22
4. 燕京画报 /33
5. 八月节 /46
6. 蓝兰的舞会 /55
7. 小跨院 /67
8. 圆明园废墟 /78
9. 夜 店 /88
10. 无觅处 /98
11. 长城试枪 /108
12. 一字洋行 /120
13. 火烧仓库 /129

①

目录二

14. 卓府堂会 /140
15. 羽田宅 /152
16. 掌毙羽田 /164
17. 燕子李三 /176
18. 什刹海 /189
19. 盗 剑 /201
20. 香槟鱼子酱 /213
21. 冬 至 /226
22. 访 客 /239
23. 蓝氏兄妹 /250
24. 卓十一 /261
25. 查户口 /272
26. 腊 八 /284

目录三

- 27. 东 宫 /297
- 28. 顺天府 /309
- 29. 春 节 /321
- 30. 春 饼 /333
- 31. 卓府留帖 /345
- 32. 断臂 /357
- 33. 午夜的承诺 /368
- 34. 绑 架 /382
- 35. 五月节 /395
- 36. 事变卢沟桥 /408
- 37. 围 城 /419
- 38. 车站送别 /431
- 39. 第一件任务 /443

目录四

- 40. 第二件任务 /455
- 41. 血溅顺天府 /469
- 42. 夕阳无语 /480

俠

隱



1. 前门东站

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，现在都快六点了，还没一点儿影子。

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，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，灰灰黑黑一片，也早都认了。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，不怎么吵，都相当耐心地站着、靠着、蹲着，聊天抽烟。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，来回走动，不时有人看看表，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。

在这座火车棚下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，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·马凯医生。他个子很突出，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。浅黄的头发，刚要开始发灰，精神挺好。

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，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，打个招呼，“来接人啊，马大夫？”马凯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，可是仍然带点儿外国味儿的北京话回应，“是啊。”

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。上海天津都少见。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。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、传教、行医和开办洋行的，还有婊了中国女人的，来冒险发财的，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。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

白俄。反正，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，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，住上了一年半载，再两年三年，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，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，也回不去了。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，太好过了。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。别说回国，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，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。

马大夫就是这一种，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子。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，就和新婚夫人依丽莎白来到北京，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。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，他就微微一笑，“民国几年，我就来了几年。”

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，才吸了两口，一声笛响，一阵隆隆之声，一片欢叫。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，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，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东站。

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，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，月台上一下子大乱。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。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，喷着烟斗，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，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。

他移动了几次，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，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。月台上更吵更乱。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，有的开口大骂，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误点，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，到了廊坊又等……

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。火车头嘶地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气，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，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，马大夫看见了他。

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。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

1. 前门东站

样高。头发乌黑，脸孔线条分明，厚厚的嘴唇，稍为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。米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左肩挂着帆布背包，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。

他也看见了马大夫，又走了几步，放下箱子，在嘈杂、拥挤、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，伸出了手臂，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。

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，“借光”、“劳驾”、“让让”……

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，“来。”

“我来。”

“那给我你的票。”

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。人出去得很慢，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。轮到他们的时候，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，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，“车在街对面。”他们躲过了一个扛行李的，又让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。

“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。”

他们左让右让，穿过了比站内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，洋车，板车，堆的行李，汽车卡车。

没多远，可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，才走到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。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，上了前座。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。

马大夫没发动车，静了几秒钟，偏过头来，“摘下墨镜，天然，让我先看看你的脸。”

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。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，又伸手推了推下巴，察看右脸，点了点头，“不错，连我……不说都看不出来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还满意吧？”

天然轻轻微笑。

马大夫发动了车。天然摸了下面前的仪表板，“还是那部？”马大夫点着头，慢慢开下小土坡，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，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儿的欧式车站的广场，上了东河沿。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，再顺着电车轨道，挤在一辆辆汽车、自行车、洋车和几辆手推车及骡车中间，穿过了前门东门洞。

两个人都没说话。马大夫专心开着车，习惯性地让路，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，他也不生气。天然坐在他右手，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。黑福特刚过了东交民巷，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。

说是入秋了，宝石蓝的九月天，还是蛮暖和的，也没刮风。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。七点多了，天还亮着，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。天然摇下车窗，点了支烟，看见刚过东总布胡同没多久，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。

才一进，马大夫就说，“到了，十六号。”同时按了下喇叭。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。马大夫倒了进去，“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，还不错，两进。Elizabeth教的美国学校，就在前面几步路。”

一出车房就是前院。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，进了内院。灰砖地，中间一个大鱼缸，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，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。他们没走游廊，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。

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，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，进了西边内室睡房。

1. 前门东站

“厕所在里面，你先洗洗，我在院子等你。”马大夫顿了一下，面带笑容，伸出来右手一握，“欢迎你回家，李天然。”

是个白色西式洗手间。李天然放水洗了个快澡。出来发现他的背包皮箱已经给放在床脚。他围着大浴巾开箱找衣服。

他不算壮。因为偏高反而显得瘦长。可是很结实。全身绷得紧紧的。他很快穿上了条藏青帆布裤，上面套了件灰棉运动衣，胸前印着黑色 Pacific College，光脚穿了双白网球鞋。出房门之前，又顺手从西装上衣口袋拿了包烟。

马大夫已经坐在院子西北角石榴树下一张藤椅上了。旁边一张铺着台布的小圆桌，上面有个银盘，里面放着酒瓶酒杯、苏打水和一小桶冰块。马大夫也换了身衣服，改穿一件中式黑短褂。李天然下了正屋台阶，抬头看了看上空的最后黄昏，坐了下来。

“Dewar’ s?”

李天然说好。

“冰？苏打？”

“冰。”

马大夫加冰倒酒，递给了天然。二人无语碰杯，各喝了一口，而且几乎同时深深吐出一口气。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高兴吗？”

李天然微微耸肩。

“有什么打算？”

李天然微微苦笑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呆呆看着手中摇来摇去的酒杯，冰块在叮叮地响。

“再说吧。”马大夫抿了一口。

“Yeah……”

二人静静喝着酒。一阵轻风，一阵蝉鸣。

“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。”马大夫望着黑下来的天空，“过了中秋，可就不能这么院里坐了。”

“这几年听见什么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马大夫摇摇头，“我来往的圈子里，没人提过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

李天然轻轻一笑，“我现在有得是时间。”

“也不见得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怎么讲……”马大夫欠身添了点酒，加了点苏打水，“你们今天……”

一个老妈子端了盏有罩的蜡烛灯过来，摆在桌上，“什么时候吃，您说一声。”

“刘妈。”马大夫用头一指，“这位是李先生，丽莎和我的老朋友，会在咱们这儿住上一阵。”

“少爷。”刘妈笑着招呼，搓着手，转身离开。

马大夫等她出了内院，“你们今天这班车，为什么误点？”

“哦……”李天然明白了，“你是说日本人？”

“日本皇军。”

1. 前门东站

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马大夫脸上显出浅浅一丝微笑，“日本人一来，你那个未了的事，怎么去了？”

李天然闷坐在藤椅上，没有言语。马大夫也只轻轻吐了一句，“再说吧。”

李天然还是没什么反应。马大夫举起了酒杯，“不管怎么样，Maggie 的事，Elizabeth 和我，我们谢谢你。还有，我们实在抱歉你吃的这些苦。”

天然抬头，“您怎么说这种话？那我这条命又是谁给的？”几声蚰蚰儿叫。天一下子全黑了。

刘妈又进了院子，“八点多了，开吧？”

马大夫看了看天然，“开吧。”

他们进了东屋，坐上了桌，才都觉得饿了。

巴掌大的猪油葱饼。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。爆羊肉，西红柿炒蛋、凉拌黄瓜，香椿豆腐。家常菜，五年没吃了。

还没下桌，马大夫叫刘妈去找她先生老刘进屋，给天然见见。老刘出房之前问早上想吃什么。还没等李天然开口，马大夫就说，“烧饼果子……”

“和咖啡。”李插嘴。全笑了。

他们又回院里坐。刘妈给他们换了根蜡，又摆了两盘蚊香，添了冰块。马大夫说没事了，叫他们休息。李天然乘这个机会起身回屋，取来丽莎给马大夫的一架新 Leica，女儿送爸爸的一本皮封日记，还有他选的一支黑色镶银的钢笔。

“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吧？”马大夫高兴地左看右看一个个礼物。

“全是 Maggie 的主意。她觉得你应该把这些年来在北平